



LANG MAN YI ZU

浪漫一族系列

炸弹情人

叶雯纯情小说作品



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02381

浪漫系列

I247.57-57
4
12

炸弹情人

叶 雯/著

炸
彈
情
人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炸弹情人/叶雯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6. 6

ISBN7-104-00780-6

I. 炸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566 号

责任编辑:韩慧强

炸弹情人

叶雯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7 印张

1996 年 7 月第 2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0—15000 册

ISBN7-104-00780-6/I·354 定价:9.80 元

内容提要

品悠最近专职做拆炸弹专家，
说不恐怖，那是“唬烂”！
因为拆炸弹绝不是“恐怖”两字可以形容；
尤其还要在危险中谈点小恋爱，那简直是活得不耐烦。
不是浪漫，就是灾难，每每让伊奇为她捏把冷汗。
他愈爱她，愈替她提心吊胆，
只因她忘不了死去的前任男友，要向死神挑战。
对他的爱，她的结婚条件是不用鞭炮用炸弹，
他听了差点四肢发软全身瘫痪……

1

漆黑的天空，只有几颗寒星正闪耀着，城市的闹区在繁华过后，难得显出了几许的寂寥，大地陷入一片寂静。蓦然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红色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，也惊醒了正沉睡的人们。

“失火了，失火了！”

瞬间，所有的人都冲出房子，看着正被火舌包围的巨北百货公司。一时之间消防人员、警察人员及围观的群众挤满了整个现场，消防车救护车也在现场奔驰着。

“报告郑警官，火势一时之间恐怕无法完全控制，但所幸只有一位守卫受伤，经送医急救后已无生命危险。”一名警员向郑品悠报告着。

“好，辛苦你了。”郑品悠看着燃烧中的建筑物，心中也燃起了熊熊的怒火。可恶的歹徒，居然在公共场所放炸弹，简直太无法无天了！

经过了一夜折腾，终于在凌晨六点钟，火势被扑灭

了。

郑品悠一回警局，小李便迎了上来，说道：“郑警官，局长正在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，他交代你一回来，请你马上到会议室去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郑品悠回答着，然后马上转往会议室走去。

郑品悠一到会议室，局长马上问道：“你辛苦了，现场的火势是否已经扑灭了？”

“现场的火已经扑灭了，但是温度还太高，所以鉴定人员无法进入勘察。所幸此次是发生在深夜，所以除了守卫以外无其他人伤亡，而守卫送医急救后已无生命危险，但是财物损失则将近一亿。”郑品悠知道大家都关切火灾的状况，所以就先把整个状况报告给大家知道。

“根据现场目击者表示，现场是因爆炸才引起火灾，但是确实的原因须专家鉴定以后才能够证实。业者表示该公司在三天前曾接获恐吓信，但他们并不在意，以为恶作剧，没想到真的发生事情，所以这件事极可能是蓄意犯罪。”另一位听警官报告着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事情。

“好，那么我们先请专家尽快的将报告验出来，而郑警官及张警官就先从百货公司所接到的恐吓信查起，看看是否有什么蛛丝马迹；我坐镇在警局，有需要协助的

事，可以随时联络。”吴局长宣布着。

“是。”每人神色匆匆的走出会议室，各自展开调查工作。



距离百货公司爆炸案已经有一个礼拜了，在这一个礼拜中，又陆陆续续地发生了好几起的公共电话亭爆炸案，警方所有的人都忙得焦头烂额，四处疲于奔命的调查了，但由于歹徒作案手法相当干净俐落，因此调查毫无进展，而使得警方备受压力。

郑品悠坐在车上正打算再四处查线索，车上的无线电响起：“各位同仁请注意，刚刚有人报案，在忠孝西路二十八巷口的电话亭装有炸弹，请在附近的同仁前往该处疏散群众，以免有人受伤。”

郑品悠恨恨地捶了方向盘后，车子加速往忠孝西路二十八巷口开去，一秒都不敢耽搁。歹徒似乎有意戏弄警方，刚好只能赶上它爆炸的时候；看着现场烟雾弥漫，似乎正在嘲笑着警方的办事不力。警方也曾试着追踪电话的来源，但是歹徒十分狡猾，总是很快就挂了电话，让警方束手无策。

当郑品悠飞车赶到现场时,发现路口的人并不多,但是有一个男子正走向话亭,似乎正准备打电话;郑品悠看了不禁心中大为着急,口中大喊着:“等一下,别靠近电话亭!”脚也不停地奔去。

那位男子似乎听到了郑品悠的叫声,脚步停了下来,但是此时他离话亭也只剩三步跑离了。

郑品悠感觉炸弹似乎快爆炸了,于是她扑向那男人,抱着他滚离电话亭;在那一刹那间,电话亭果然爆炸了。

莫伊奇在爆炸声后,还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只是隐约记得人喊别靠近电话亭,然后他就被压在一个柔软身子下,之后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。

当他睁开眼睛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女人的脸,而且是一张相当有个性的面容:一双丹凤眼,又黑又亮,两道剑眉微微扬起;在又直又挺的鼻子下是一张丰厚性感的嘴唇;一头削得薄薄短短的头发,此刻有些凌乱;给人的感觉是英气勃勃却又不失女人味。他看得一时之间有些失神。

郑品悠感到有人打量她,于是也打量起眼前这个男人。一开始她就被他那双闪烁着生命力会笑的双眼所吸引,俊秀的眉目,及微笑时若隐若现的酒窝,确实显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男子。在两人对视间,空气中似乎

闪动着火花。

“谢谢你救了我，若是你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说话？我们这种姿势，似乎伤害到我一点点的男人的自尊心。”莫伊奇戏谑的开口道，眼中闪着有趣的神情。

经他这么一提醒，郑品悠才发现自己依旧把他压在自己身下，于是不好意思的赶快站了起来。

两人站起来了以后，郑品悠才发现对方不是普通的高，因为以自己将近一百七十公分的高度，居然还比他矮了十几公分！

“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莫伊奇发现郑品悠的手和脚都受了伤，于是想送她到医院去。

“谢谢你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”郑品悠婉拒。

“还有什么事比去医院重要呢？”莫伊奇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
“郑警官，你就到医院去一趟好了，这里由我们来处理好了。”几位刚到现场的警员也劝道。

“现在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！走吧！我送你去医院。”莫伊奇拉着她便要离开。

郑品悠推开了他的手，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，你不必陪我去医院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不陪你去医院。”莫伊奇耍赖的道：“但是你可得陪我去医院呀！照顾受伤的民众，可是人民保姆的责任之一唷！”

听他这么说，郑品悠一时语塞，只好带他上车直奔医院。

莫伊奇坐在车中，心中快乐得不得了，他想到：“嘿！嘿！你就是我想找的梦中情人，你别想轻易的甩开我。”于是一路上，他忙着和郑品悠闲聊，想知道自己未来的情人更多资料，如此才好拟定下一步的计划。



正午时分，气温十分高，连马路上的柏油路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热气，于是许多人纷纷躲进速食店叫些东西吃喝，顺便享受一下冷气，以便驱散一些让人受不了的高温，而小孩子们高兴的拿着饮料在游乐区中游玩。

突然有人在厕所发现了异常的物品，所有的人都起了恐慌，因为最近大家都已经“闻炸弹色变”，蓦地游乐区中乱成了一团。

“大家别慌，厕所的东西暂时还不会有危险，现在请大家排成两列，依照顺序从大门尽快疏散；若是大家一乱

的话，很容易发生危险，尤其现场有这么多的小朋友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冷静。”一个清脆的声音安抚大家，通常在纷乱的时候，只要有提出可行的方法大家就会照着做，所以大家纷纷照着她所说的依序排队出去，不消一会儿人就都走光了。

这时在一旁的萧亦凡对年轻女孩的冷静，心中不禁赞许着。

但等大家都疏散后，那个女孩并未跟着大家从门口疏散，反而往厕所走去，亦凡心想：“这个小傻瓜，她想干什么？这么危险她还不赶快出去，反而往厕所走？！”

“难道她不想活了吗？”想到这里不由得怒气冲冲的也往厕所走去。

到了厕所，亦凡一看。差点昏倒，那个女孩居然要拆那包东西，由外表看来，那明明就是定时炸弹，而女孩这时正用工具在炸弹上动手！萧亦凡一颗心已经提到了喉咙，十分为女孩担心，甚至很想把女孩抓起来打一顿屁股；她实在太胆大妄为了！但是他不敢乱动，他怕万一惊吓到女孩，她因此而失手，那么炸弹就会马上爆炸了。

耳边传来歌声，萧亦凡本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后来才发现是那女孩一边拆炸弹，一边哼着歌，一副十分悠闲的样子，仿佛她拆的不是炸弹，而是组合玩具。她似乎是

感受到有人在旁边，她居然还抬头对萧亦凡笑了一下。

那是一张十分孩子气的娃娃脸，圆圆的大眼充满着生气，红红的脸颊像红苹果一般，教人想咬一口；她微笑时嘴角出现了两个小小的酒窝；齐耳的头发服贴在脸颊，十分可爱，使人不由自主的想要亲近她。

过了不久，她站起身来，快乐的拍拍手，好像完成了一项工作似的收拾好东西就走了。

等萧亦凡回过神，想要追她的时候，才发现她早已不见人影了。

这时拆弹专家赶到现场，看到已经拆卸的炸弹，不禁议论纷纷：“这真是我见过最俐落的手法了，不拖泥带水；这么纯熟的技术，国内还真是找不出几个，若有机会，真想向这位专家讨教讨教。

在围观人群中的萧亦凡听了，在心中不禁想到：“若是他们知道，他们所佩服的专家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女，不知道他们反应会如何？不过，这个少女究竟是何许人，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她？



机场集了大量的人群及记者，每个人都在引颈而望，

热切看着出口处，似乎正在等待着大人物的出现。由于飞机误点，所以记者们利用这个空档互相交换情报闲聊着。

“这次的新闻大战，大家想抢点独家新闻；看这般阵式，待会儿准是一场混战。”一名记者看着人潮无奈的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？真是没想到白氏三杰居然有这么多的迷姐迷哥；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台湾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拥护者呢？真是令人想不透。”一名年轻记者怀疑的说。

“其实我倒觉得这一点不足为奇。”一名资深记者开口说道：“白氏三杰不论是在外貌或是才华上都是无懈可击的。论外貌，听说他们三个人都十分俊美；论才华，年纪轻轻的二十岁出头就都拿到维也纳皇家艺术学院的博士学位；大家都说他们是音乐奇才。三人中，一个擅长钢琴，一个擅长大提琴，一个专攻竖琴，不但如此，每个人至少都会演奏五样乐器。他们很少公开开演奏会，但是只要他们开演奏会，门票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；许多欧洲贵族甚至搭专机，只为了听他们的演奏会，连英国女王都常常莅临，大家以能欣赏他们的演奏为荣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他们所保持的神秘感，使得大家更为他们所吸引。人就是这样，越神秘的人或事，就越是吸引人。”

“他们三个有什么神秘感？”有人发出了疑问。

“这就说来话长了，简单的说，就是：从来没有人见

过他们三个人的真面目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背景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?! 他们既然开过演奏会，怎么会没有人看过他们的真面目呢?” 大家议论纷纷都无法相信。

“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”一位看起来十分有威严的老者说道。“我曾经欣赏过他们的演奏会，当时真是冠盖云集，欧洲国家的女王、公爵、公主全都盛装到场，让人误以为回到了十六世纪的欧洲。当时我十分兴奋，本以为可以看到他们三人，但是等到演奏会开始后，我失望极了，因为他三人在演奏时是戴着面罩的，所以除清亮的眼神之外，大部分的脸孔都被面罩遮住了。”老者用着既骄傲又遗憾的口吻说着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又何以知道三人的面貌十分俊秀呢?” 一名记者不服的问着。

“在当时，我的确无法看出三人的面貌，但是他们所展现的优雅风姿令人深深迷醉，而在事后我从别人口中才知道，他们三个人的面貌除了他们的亲人及朋友以外，曾看过他们真面目的人就只有英国女王了；但是由于他们三人的要求，英国女王并未在记者的追问之下道出他们的外貌，而只是说：他们三人是十分俊美而又吸引人，并且她也深深为他们所吸引。所以大家才会说三人长得十分俊秀。”

“那么有关他们的详细背景呢？难道没有任何资料吗？”

“别说是详细背景了，连他们的性别，都未能确实呢！”老者此话一出，会场为之哗然。

“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！怎么可能连性别都看不出来呢？太夸张了吧！”

“这一点也不夸张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他们充满了中性的特质。当他们穿着男装礼服时，就像是翩翩的浊世佳公子；而他们穿着女装晚礼服时的柔美气质，就像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。当他们在演奏会上忽男忽女的装扮之后，大家根本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男还是女，但也因此更加深了他们的魅力，使得男男女女都为之疯狂。不但如此，连他们头发长短及发色也时常在变换，所以他们到底是哪一国人也都无法辨别。”

“难道不能由他们说话的口音分辨出来吗？”

“不能，他们也是语言天才，可以说十种不同的语言，而且每种语言说得都十分的道地，所以无法听出。”

“为什么他们要如此故弄玄虚呢？他们是否为了要制造知名度，所以才故意引起话题？”一名记者猜测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难道没有记者试着去挖掘他们的背景吗？不可能

吧!”。一个记者好奇的道。

“当然有，不少记者都费尽心思想挖掘出独家新闻，可惜从来没有人成功。有些不肖的同行为哗众取宠，竟然蓄意编造一些不实的报导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凡是刊载出不实报导的报社或杂志社，不出一个月一定会消失，可见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当大的势力支持者。所以虽然大家渴望获得独家新闻，却再也没有人敢捏造不实的报导了。但也因此有许多传说，最普遍的一种说法，他们三人是来自欧洲的某大家族，这个家族不论在政治或是经济方面都在西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力，为了避免为自己或全家带来不必要的困扰，所以他们不想公开身分；又由于兴趣，使他们舍不得放弃开演奏会的乐趣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的保密身分；这样当他们得负起家族责任时，不会带来任何的困扰。”老者将他所知的情报一一告知大家。

“他们真像是一团迷雾。”

“我们得好好的把握机会，说不定待会儿有机会可以访问他们，我……”

“他们出关了！”一个人忽然叫了一声。

人群起了一阵阵的骚动，打断了记者的话，每个人都拼命涌上前去，打算抢个好位置，深怕迟了一步，就会漏掉了什么重要的镜头。

大家都屏息以待，想像着白氏三杰到底是什么模样。

十二位穿着黑色西服，身高都在两百公分以上的巨无霸保镖形成了一道人墙，将三位身穿白色西式礼服的男子围在中间，除了中间那位大约一百七十二公分以外，其他两位则将近一百八十公分。三人脸上都戴着遮掉大半个脸的墨镜，所以令人无法看清楚他们的脸孔。十二位保镖所形成的人墙成功的阻挡了群众，别说是要访问或拍照了，就连稍稍靠近都成问题。

所以大家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三人上了正在机场门口待命的轿车，疾驰而去。

正当大家感到沮丧的时候，一位身材矮胖的男子，伴着一位看起来气质不凡的英国人走了出来。

矮胖男子看到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同情，他和英国男子低声交谈了一下以后，亲切和蔼的对在场的记者说道：“各位乐迷及各位记者先生、小姐，我是主办白氏演奏会的负责人，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拨空来机场欢迎他们的到来，在此他们的经纪人特地要我向大家致谢，等一会儿本人会发新闻稿及照片给各个报社及杂志社，请大家不要急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请求，不知可否安排一个记者会，因为台湾的乐迷都想进一步的了解三位白先生。”一位年轻记